

慈悲的黑夜

——此文呈於亡友蒙健工蕭廟成兩君之靈——

好容易，才盼到慈悲的黑夜，漸漸把這濁世遮開！我將電燈旋黑，獨在房中，呆呆地想。一忽兒睡倒椅上，一忽兒起來徘徊走着。我的神經已經錯亂，我的心也要破碎了。我並不是在起什麼野心，以及一切不道德的念頭。我不過得到一個朋友的死訊。——一個很普通，短期相交的朋友的死訊。——但祇這可悲的死訊，來得很突兀出我意外罷了。

當榕城先生以這朋友的死訊告訴我的時候，他那莊嚴的臉色，予我充分的保證，表示這消息並無訛誤。不過我心中總發生一種疑問：他會死嗎？他真死了嗎？

我這時忽然回憶我和這死友相敘時的光景：我想到他那溫和的面貌，誠篤的性格，以及他與我談話所表示出來的偉大的抱負，和他那很有希望的境遇，我總覺得他不曾死，也實在不應該死。但是他竟死了！他竟短命死了！

我還記得我和他同居海濱，每當那夕陽西下，餘霞滿天的時候，我倆總形影相依，同在海岸散步。有時潮水退落，我倆就跑到海濱礁石上，坐着，睡着，高歌狂笑着。當走過那半乾半溼的沙灘時，設或遇見一兩只青蟹，——或他種海生動物——我倆一定捉着玩弄。我倆很感謝自然界予我們以許多快樂的資料。不過我們個人的境遇不同，不能常在一塊兒生活，沒有多久，我就離開了海濱。現在想來，這麼良辰美景，真是不可再得啊！

我又追溯起：我倆有時在海岸遇見許多荒塚，沒有掩土的棺材，被潮

水浸壞了，枯骨散亂一地，也沒有人收拾。我倆嘗因此發生一種不可思議的悲感，不知道人生的價值在那裏？人生的真諦是什麼？

咳！現在他不是已經加入那些荒塚裏去長眠了嗎？不是已經和那些骷髏，鄰了嗎？將來又有誰人見着他的枯骨，和我們發生同樣的感慨呢？

哦！我不想了。我再想，我心裏火山一樣的潛熱，就會要飛騰出來，把我的身體炸毀了。我去睡罷！我去要求我那慈悲的黑夜，引我到一個寂靜無人的世界去生活罷！

.....

我這時雖然睡在牀上，但是翻來覆去，不能一刻安寢。我看見那海濱許多的骷髏，都在我牀前，向着我做些不規則的舞蹈。我這時恐怖到了極點。但是，不久，那些骷髏都不見了，我的死友來了。他並沒有死，他生前一樣衣着，他很懇切的和我說話：

『我們人類應該絕對的服從自然啊！自然的勢力多麼偉大呀！他既創造了萬物，便可以愚弄着萬物，更可以毀滅掉萬物。我們人類的智慧，無論如何發達，但決不能超過自然的勢力範圍以外啊！因為我們人類生死的權衡，都是操於自然呢！』

他話才說完，忽然不見了。祇有一輪明月，從那慈悲的黑夜跑出來。他是引我們到光明的路上去的嗎？

保姆

每一次飯後，我的家庭裏，總有一個小小的談話會。這種非正式的談話會，並沒有什麼作用，不過一家人勞動了半天，趁着這個時候，團坐一塊兒，抽煙，喝茶，說說笑笑，休息一會兒罷了。

可是當我出門多年，剛由遠方回去的那幾天，這種談話會，就越見起勁了。上海的繁華哪，海濱的風景哪，累得我說了又說。我自己因為多年別離，忽然享受這種溫和融洽的天倫之樂，也就不惜口舌之勞，竭力去引起家人的快樂。

一天，午飯剛才吃完，當我們照例開那個談話會的時候，忽然門外狗叫。小弟弟跑出去一看，即刻回來說道：『王大嫂帶了她那沒爺崽（即沒有父親的兒子。湖南土話。）來了。』母親聽了，縐着眉頭說道：『這不

怕醜的東西！』

隨後王大嫂走進來了。那時天氣很熱，他穿的一身粗夏布衣服，汗溼了一半。臉上被太陽曬得紅紅的。另外一個三四歲大的孩子，赤膊赤腳，他那膚色，就像一個剝皮的老鼠。

王大嫂雖很恭敬的向家人們問候，但是家人們一個也不和她親熱，大家冷冷的，好像她來是擾亂了我們的快樂似的。我的母親，首先就躲到房裏去了。其餘的人，也就一個一個漸漸地都跑開去。這時陪她坐着的，祇有我和小弟弟。

我看她那樣子，真不安極了。我和她寒暄道：『今天真好熱呀！我在上海從來沒有這樣熱過。』

她沒回答我。也許是她不會聽到我所講的話。她祇不住的把手巾在臉上揩去那一顆顆的汗珠。過了一會，才很傷促地看着我說道：『大寶寶！

我今天本不應該來的。像我這樣的人，當然是要被人家瞧不起的。但是不曉得是什麼緣故，我聽說你回來了，我總忍不住要來看看那個我所哺大的人。我爲這事，躊躇了兩，末後竟像有人驅遣我一般，自然而然的走到這裏來了。我自己都很奇怪我自己呢！』

我聽她仍舊叫我的乳名「大寶寶」，不覺引起我那兒童時代的回想。我生下來就吃她的乳，一直吃到三歲。但是那都是母親告訴我的，當時的事，我自己一點也不知道。我所能記得的，就是四歲以後，她雖不哺我的乳，却仍舊做我的保姆，她鎮天的抱着我，并且常常吻我，晚上我也同她一起睡覺。最使我難忘的，就是冬天的晚上，她把我摟在懷內，使我得到一種奇妙的溫暖，她簡直比我母親還要親愛。祇可惜我這樣幸福的生活，僅能繼續到十歲。那時她雖仍舊僱用在我家裏，可是我因爲學齡到了，要入學校讀書，不得不和她離開。以後雖在假期回家，仍能時常相見，但是

比從前不同多了。她不吻我了；我幾回想去吻她，却總被一種奇怪的無形的東西所制止，覺得這事有些不對。她從此也就永不與我同睡。當我在小學校裏過那種單調的生活，每個冬天的晚上，我總得回憶到她曾經給我的溫暖。光陰一天一天過去得很，不久，我就十五歲了。那時她忽然死了丈夫。她丈夫王大也是給人家做僱工的，和她曾經生一個孩子，半歲就夭殤了，她從那時起，就來我家哺我的乳，以後再也沒有生育。她丈夫死時，也沒有一點兒遺產給她，她爲生活所迫，更不得不在我家做長久的傭婦了。當我出門時，她還在我家裏很勤快的操勞着，家人們也沒有一個不喜歡她，稱讚她。但是後來呢？咳！我想到這裏，我想到我家人所告訴我的那些話，我不覺抬頭望了她一下。這時她也注視着我，她好像已經知道我那隱微的感想，她淒悽的對我說道：『啊！大寶寶！你也不理我了……』

好奇怪！她講這話的時候，我覺得她那眼睛，已經飽含着晶瑩的眼

淚。她這不會流下的眼淚，竟使我拋棄一切輕視鄙厭的惡念。我覺得她仍舊是我親愛的保姆。我對她說：『不！決不那樣……我是很可憐你的。』

她聽了我的說話，好像得到一些安慰，微微地苦笑一下。這時，我的小弟弟和她兒子頑得很高興。一忽兒，小弟弟對那孩子說道：『來！沒爺崽！你到我房裏頑去。我有一架汽車，是哥哥從上海帶給我的。汽車上面還有一枝五色國旗呢！』那孩子起先很忸怩着，末後也就被小弟弟拉着跑去了。

王大嫂聽到小弟弟叫那孩子做『沒爺崽』，很受刺激，面上紅一塊，白一塊，表現出又羞又惱的樣子。

我問她道：『他有三歲了嗎？』

她沈吟一會兒，才答應我說：『是的，今年恰好三歲了。』她又說道：『大寶寶！我的事情，你一定都知道了。我很慚愧！你是我哺大的，我不

瞞你。當我有孕的時候，我是何等的苦痛呀！我想，我以後一定沒有臉見人了。我將被一切人們所羞辱。我不如自盡罷！可是我終歸沒有這種勇氣。當我生他的時候，有許多人勸我把他溺死，或是偷偷地送給別人。我想，溺死一個嬰孩，這是何等的慘酷呀！我寧肯犧牲我自己一生的幸福，決不做這樣殘忍的事。至若送給別人，我以為這也不必，因為我的醜名，並不能因此免去，倒不如留在身邊，做我下半世的伴侶。我可以在寂寞無聊的生活裏得到一個安慰，這不也是很好的事嗎？可是如此，這「沒爺崽」的名字就永遠逃不掉了……」

我說：『這個不算什麼，這是和你沒有關係的。』可是我嘴裏雖這麼講，我心裏却很奇怪她那樣開誠布公的說話。我記得家人們告訴我，她怎樣變壞，當我出門沒有多久，她就和我家一個廚子羅滿，幹出不好的事情。她起初隱祕着，說她自己是害鼓脹病。家人們因為素來信用，也絕不

疑她有別的。及至後來要生產了，她才說出實情。那時，我家以她是個寡婦，竟幹出這樣醜事，又根據迷信，不能容她在家生產，將來怕不吉利，於是趕忙把她送回家去。那個廚子羅滿，也就不告而去，後來聽說他逃在遠方做工去了。我想到這裏，忍不住問她道：『你不恨羅滿嗎？』

她對於我這個問題，並不生氣，很堅決的回答道：『是的！我不恨他；但是我想，我們這孩子長大的時候，一定會要恨他。爲什麼呢？因爲我和他的事，我自己要負一半責任，不能完全怪他。但是我們同時對於這孩子，也應該每人擔負一半責任，既不能完全委在他身上，也不能完全委在我身上。可是現在呢？他不是逃到無影無蹤，把這責任完全委在我身上了嗎？因此，害着這孩子，得了個「沒爺崽」的醜名。所以我說這孩子長大的時候，一定會要恨他。』

她這樣激昂的說着，使我的靈魂都要感動了。彷彿愛倫凱在告訴我，

她是神聖呢！

經過一個小小的靜默，我又問道：『那麼，你到底是愛羅滿嗎？』

她說：『不！決不。我敢說：我永遠不會愛他。我知道他也永遠不會愛我。我們的事情，本來是很道德的，可就是因為沒有這個，——愛——才變成不道德喲！』她說到這裏，忽然把手掩在臉上，哭起來了。『咳！天啊！我真不曉得我自己怎麼會幹出這宗事情出來……』

我也再忍不住了，我也哭起來了。『啊！可怕的性慾的支配呀！』

家人們聽見，都很奇怪，跑來圍住我們，帶着譏笑的口吻，問我們是什麼一回事。那個可憐的孩子，——沒爺崽——也離開小弟弟跑來了，他見他母親哭着，便跟着大哭。

王大嫂被衆人看得不好意思，立起身來，預備回去。一面揩着眼淚，對我說：『大寶寶！我對不起你，惹了你的傷心。但是我今天能夠見你一

面，我很安慰，我竟哺大一個這樣的人了。可是我又很慚愧，因為我現在是一個不道德的人呀……』

我說：『不要這樣！我的保姆！我永遠和從前一樣愛你……』

她便帶着她那沒爺崽走出去了。我要去送她，却被母親把我拉住，狠的看着我說道：『你瘋了！你同情於這樣一個不道德的婦人！你爲她哭！你還說要永遠愛她……』

我說：『母親——不要忘記！她終是神聖！是愛倫凱告訴我的！』

覺悟者之末路

太陽漸漸地升出水平線了，正開行的輪船，把浮在江面上的霞光，激成無數鱗鱗的紅浪，和白色透明的浪花；凌亂的遠山，被一層層的雲霧鎖着，僅有些微藍色的餘留，給我們認識；種着柳樹的堤岸，已經被人家放出牲口來蹂躪了；沒出水面的沙灘，叢生着又深又密的蘆葦，千百成羣的小雀，很愉快的飛起飛落，好像是歡迎這一天光明的開始呢！在這時候，我正倚着船欄，受自然所洗禮。偉大純潔的自然，差不多要把我曾經汨沒的天真，恢復過來了；但是我回過頭來對船裏一望，又不由得使我害怕！牌賭啊，鴉片煙啊，世界一切的罪惡，差不多都在這特種勢力範圍內，得有相當保護，一宗宗全部陳列出來了。咳！這個有什麼法子呢？光明在這裏，黑暗就在那裏……

當我湧起這些思潮的時候，艙裏忽然發生一個驚異的聲音，我走進去一看：正是睡在我上面鋪位那個姓王的先生，很張惶着把行李翻來覆去，好像是失了東西尋不着的樣子；旁邊有幾個人瞧着，咕咕嚶嚶的議論。這王先生本來也很奇怪，從漢口上船起，不曾講一句閒話，整天睡在鋪上。這時天氣還熱，船上臭蟲極多，他却一點也不覺得，看他的臉色，大約很有憂患呢！

我這時在他臂上拍了一下，他回過頭來，我問他道：『先生！你失了東西嗎？』他很失望的說：『尋不着了！這一定是有人偷去了！哎！這真要害死我呀！』

我聽了他這無頭無尾的話，有點發笑。旁邊一個人趕着告訴我：『先生！他丟了三十塊錢呢！』

『丟了三十塊錢！放在什麼地方丟去的呀？』我很驚異着問他。

他瞪着眼睛，靜默一會兒，忽然坐下哭起來了：『天啊！我怎能到廣東呢？我所有的旅費，全都丟了！我真苦命啊！這還是用三分月息向朋友借來的呀！我家裏還充滿着希望，以爲我到了廣東，就能得個位置，把借款還清，並要賺錢養家呢！哎……哎……』

他這痛苦的呼聲，感動我的同情心了。我安慰他說：『先生！莫慌！你再過細尋一下，不要放在什麼地方，自己忘記了嗎？』

『什麼地方都尋遍了，終歸不見。咳！這祇怪我自己不小心，我因爲是鈔票，所以放在身邊。』他說着，自己用手在頭上亂敲。

我雖替他焦急，却想不出什麼法子。這時旁邊有人說：『你快去告訴茶房，叫他給你查去，或者可以查出來呢！』

我想這主意很對，便也跟着贊成。一會兒有人把茶房叫來了。這茶房名字喚做阿三，當我在漢口上船的時候，他便攔着我要兩塊錢買鋪位，我